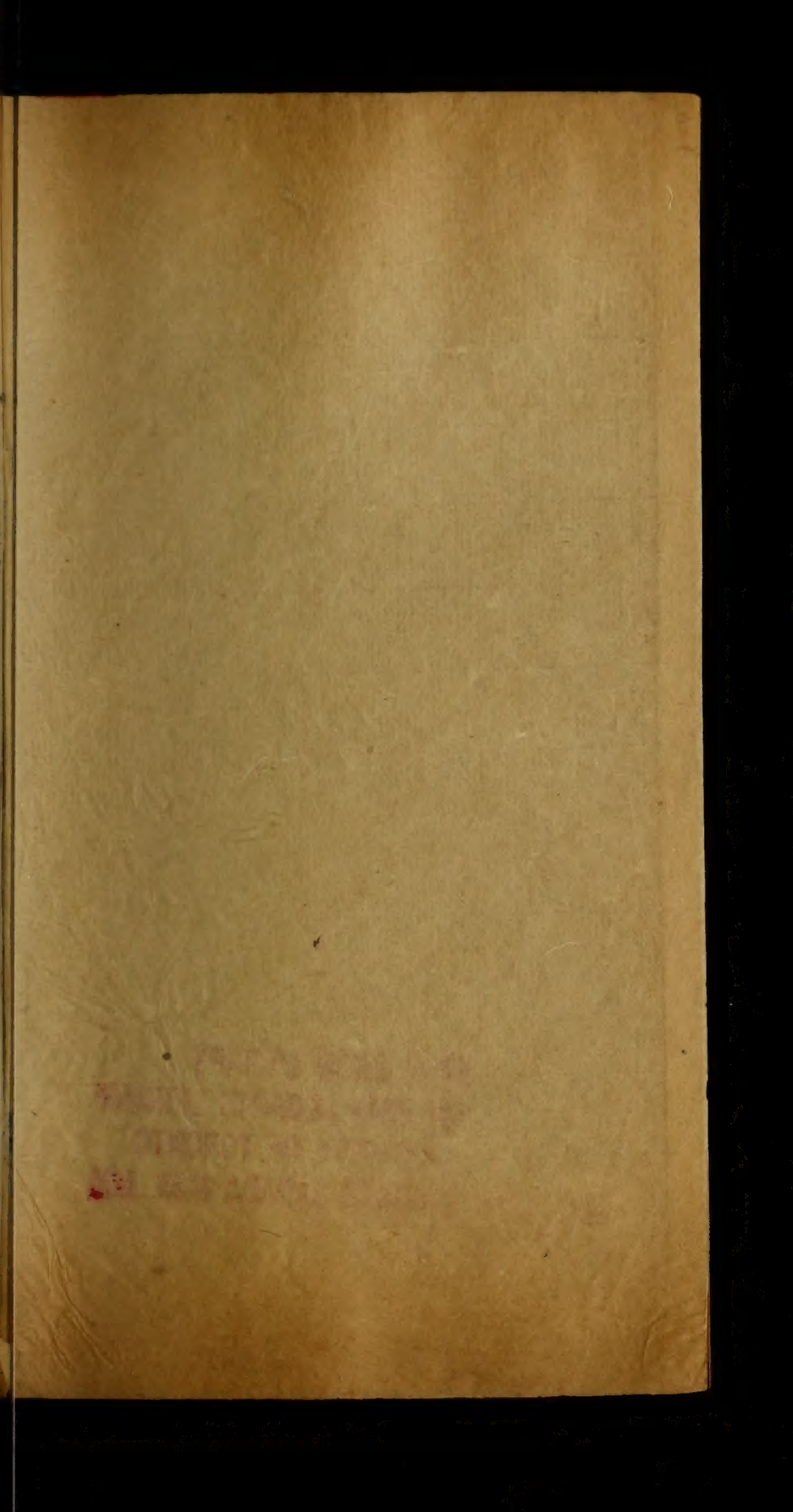


七修類藁卷四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集福菴

蘇城集福菴居尚書吳匏菴之北知州施膚菴之西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爲匏菴後圃吳曰僧菴吾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爲吾有耶有司復欲爲膚菴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送我也有司述其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爲匏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

又有詆毀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用價佃之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且毛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爲證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以一菴之小而致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尚有說也近世猶有無影謀入寺觀者視此又寧不爲之汗顏

獄具

桎梏木在手曰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木在足曰桎足械也所以質地黃帝所置 拲音拱刑統注兩

手同一鐐即帶連鐮刀也連鏈于足以限役因之步
械曰拳遼制有鎖無鐐金章宗始定鐐連鐶重有
三檻車截因之車也漢貫高枷校也交木為之始自
斤檻車送長安是也後魏唐宋以來方定
三等斤鎖今鐵索也今箠楚杖曰箠顏師古曰
數也始制其丈尺荊曰楚縲絏縲係也絏
長紲也又曰剾刀音歐刑人之刀也漢偝指腿夾宋
繫泄亦同虞詡曰寧伏剾刀嶺
南用之即今反接漢樊噲受詔反接謂反縛雙手於
之接指夾棍背與古人之面縛同面縛但縛手
於頸後止將囚倒懸石縋以醋灌鼻鐵圈束首
見其面耳羅織火甕鐵籠逼迫服罪此等之名皆曰
羅織謂本罪之
外非理凌虐也

王以山死

正德間杭府造宋張忠烈憲之墓過時未完鎮巡督

促方巖掘地又得于朋孫革誌銘委官王以山曰一墳尙爲所害再知此墓當終年從事土木家亦不可歸也王乃義民遂碎以棄至夜半王隣筆工某見有騎白馬者來問其家明晨王起於廳向空拜揖遜之以坐應答如接賓然唯唯以不敢自稱家人以其癲扶掖臥床不數日而就木後聞筆工之說是果于朋之禍耶抑王之自病而然耶白馬者何人而應接者何物不得而知也

、陳岳像贊

岳修撰正忠貞士也受知英廟侃侃敢言嘗[illegible]政而忤太監曹吉祥總兵石亨遂謫甘肅英廟每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後傳神有客隱括其語題辭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爾再敢不敢古人有云盍將死而靡憾也陳公鄉音文學士也用心於內而於外多愚態弘治間與李西涯諸名公最善嘗傳神而衣服非制俛西涯贊之李曰其容甚肖其鬢甚齊其貌則是其衣則非必須蓬其鬢更其衣陳師召之像庶幾雖然中之美不在

於外之威歟二公之贊雖皆近謔而有至理存焉

侊武人

侊武人藍州人也孝宗朝輸粟入京師西陵侯名稱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爲敵遂召與飲時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人暢懷自酌至曉復罄一缸世以武人有幻術此子聞於豐南禺者

鴉鵲至理

張東海弼文集云主事過太樸分司濟寧幼子入僉

井木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攫其面遂至流血揮逐不去少頃其僕供茶於客鵲復來遂又聚七鵲成羣噪搏不已而幼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爲江南鵲見取雛惟有哀噪竟日未聞搏人而不畏者此所謂南北方強異不同風氣致然故鵲亦同也予友施引之弟理之嘗於園樹探取鴉雛鴉亦來啄施步入堂中喧叫竟日似有尋覔之狀施後於市井出遊露坐野行稠人之中忽下而啄焉或掠鬢而飛擊焉如是者二月爲其所傷者四五次予以此又知非因氣致不

同也大抵禽鳥如人亦有靈蠢而二子所遇偶乃鳥中之靈黠者耳

兄弟兩得

洪武中上虞張居傑任方伯其弟居儉亦任廣西提學副使俱有聲當時其父[illegible]人也每酒後必欲二子商被弄已庶爲作樂居傑則正言以對父怒則奔走避而居儉則應聲曰吾當與老父戲焉時人每稱居儉爲非子每思之一則歎親以道守正不移一則親之心權移小德可謂兩得之矣苟無居儉之應

則父怒亦何消哉

夏池碑

成化間吾杭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爲斷碑刻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罔夫身富貴而設法猶是貧賤之得不爲盜也耶

俞鳴玉

錢塘俞𤩽字鳴玉成化間人也善詩字多辨才然其性麤儈貪倿弘治初投身入鎮守府爲私房書手遂虎而翼起家巨富後竟因此坐罪敗家其未爲書手時亦欲如富貴相海觀張錫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遲換得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

肉屏風

杜馴者爲杭州别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于前後自號曰肉屏風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着墻抱樹乃可耳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箍中縮足而睡此亦或有理存焉聞之宦遊者云

月方

徐延之好劇談一日對客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駁曰何以言之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

聊隨屋角方此古人之言非我杜撰歷舉如此者不一而足座中交辨之一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者鏡豈爲方者乎徐曰子不讀書耶鏡不盡圓亦有方者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臆貫淚仙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況太白自比其明不言其形也主圓者辭窮而怒拂衣起去吾友王蔭伯之父雪村乃止之曰諸公豈相尼哉我爲解之一月中方圓各止一夜過望則圓過弦則方但圓者當全而方者常一隅耳遂爲確論一座盡傾

料絲

料絲燈出於滇南以金齒衛者勝也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爲屑煮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凝而後繅之爲絲織如絹狀上繪人物山水極晶瑩可愛價亦珍貴盖以煮料成絲故謂之料絲閣老李西涯以爲繚絲書之于册一時之誤耳此因地與中國相遠人不知也

十八學士卷

宜興吳尚書儼家巨富至尚書益甚其子滄洲酷好

書畫購藏名筆頗多一友家有朱宮所藏唐人十八學士袖軸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積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語畫主曰十八學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數易之而後置酒宴兄與其素鄙已者酒半故意談畫衆復嗤爲然後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嘆曰今日方可與素之鄙俗扯平矣下至今傳爲笑柄予曰此亦可謂愚也已其畫余曾一觀前殺樹石參差縱放羣馬或正或背橫立向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一僕從或控

或擲解縣備鞍閑戲而賭錢者亦其狀之不一也中
段學士七人欠身寫字看鵞坐石礬柳觀書與醉脫
衣服待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蔭鬱羣鵞遊泳
酒鐺食罍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妙後段荷花池
館宴上學士八人倚坐笑談把盞也又傍林相語者
二人望景者一人樂官七人則舉箏蔡簫板琵琶箜
篌鳳笙也末後竹林一亭亭中皆畫學士衣服叅宗
有詩於後云有唐貞治際康哉闢館延[illegible]經濟才雍
洴育才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余以此特北宋禁

中之物南宋即睿落人間故再無敢題者且徽宗一詩絹素筆法自是可愛眞入神品之物耳

聚香法

玄參半斤去塵土石器中水煮熟控乾薄切微炒去烟　甘松四兩去土細剉　乳香二錢細研成末[illegible]入　麝香三錢　白檀三錢　沉香五錢已上俱爲末煉蜜與香分均爲丸燒

右法出自蜀後主已載香譜小有不同予得之內府簡而易錄以遺好事者

浴肆避鬼

杭八字橋相傳多邪祟於行客東有浴肆夜半

卽有湯一人獨行遇雨蓋有避雨傘下者其人意此必鬼也至橋上排之於水乃急走見浴肆有燈入避之頃一人淋漓而至且喘曰帶傘鬼擠我於河中幾爲溺死矣兩人相語則皆愕矣又一人宵行無燈而微雨聞後有屐聲回頭見一大頭身長二尺許佇立觀之頭亦隨立及行頭亦行及趨頭亦趨其人大恐亟馳至浴肆排闥直入未及掩門頭亦隨入此人幾落膽矣引燭觀之乃一小兒也蓋以大斗障雨亦懼鬼故緊隨之耳是亦爲錯者也向使此四人各散去

不白則以爲眞鬼矣今之見鬼者可卒懼也哉

菊莊借譽

菊莊劉士亨泰吾鄉詩人也人有問其姓字者則答曰夏少卿之俗友更不言其已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詢其名亦曰錢員外是我外兄有好事者爲之語曰沈循只說錢員外劉泰常稱夏少卿呼借譽於人已爲可恥況自稱之是所以來人之嘲也沈固俗物劉胡不自愧耶

李西涯

閣老李東陽別號西涯湖廣人也神童登第一甲弘
治間文翰雄於一時士大夫多出其門入閣年久當
武宗朝不能諫正人有投匿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
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
規啼末句葢以烏語哥哥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後竟
因詩即歸

納墓金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銀甚多詔
收其餘燕泉以爲收之是利其盜之發也當復納諸

墓而封治之予以封治之義也復納金於墓則人既知而遺禍尤遠矣

見龍

世人見龍或掛或鬬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晦暝甚之敗屋拔木不過閃閃於雲烟中見其盤旋之勢耳欲覩全體不得也嘗聞都指揮李一之云正德間桃渚所海口淤泥中見一物如鰍鱔然盤曲跳躍奮震莫定大不可計也人皆視之頃刻雲氣相接風雨騰空而去然後知其爲龍然於耳目兩八

亦未聞見耳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遊廣東新會縣一日早潮方平一龍自空墜於沙場漁人各以所擔之木棰之至死官民羣往觀之其高可人其長數十丈頭足鱗角宛然如畫但腹惟多紅色此可謂見之明也

佛腹藏經

杭永昌門外有梵宇曰正定其佛像大不盈丈小僅尺許繪塑之制皆極精巧一日與友鑒賞間偶見小佛背木微露縫痕隨用簪發則木已啓而滿腹皆紙

取而視之乃寫楞嚴呪并書捨佛姓氏年號始知為宋物也紙甚堅白字極莊肅殊為可愛予憶昔言曾望像中皆平生詩藁景德寺佛腹皆藏經金銀錢誠為可信矣抑安知正定大佛之腹無金銀錢也耶

吳日章

成化時漵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為第一畧摭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

[illegible]鬼驚爲後乃擠名書于有舉入問之批曰入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發而卒於旅邸有問其本身則極推其未來子孫之貴賤逆推其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枚舉夫命知貴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身過後之事情眞亦可謂神矣哉

、朱暹

朱暹餘杭人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貧母欲之物必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

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舔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舔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湖山其母聞之亦有登臨之念遲因家貧不能偏肩輿也則與昌以竹小椅舁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母九十終家漸豐豫人以為天報也此東塘陳廷彩之親子嘗聞之云

一、周鉊

嘗聞丹徒縣民周鉊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

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鬬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腴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而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爲帶成故名前頸骨三稜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面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繮雖劣者可御因而記憶茅亭客話李吹口之言不誣也彼又云月暈虎交食狗必醉醉人虎多不食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捕時認其頭藉之

處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許必有石子如琥珀者此乃虎目精魄淪入於地而成琥珀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乃陶之未言也併此觀之則知本草埤雅所載豈能如經歷之人之言之悉因紀於槀

張即之

宋張即之字溫夫號樗寮官至直秘閣原籍歷陽入南渡同母居於寧波鄞縣桃源鄉乃其葬地也宜德間爲盜所發其體如生鬚長至腹盜見棺中止有繫腰玉絛環怒而棄屍山中爲野獸所傷後有義者

葬之今書後多寫歷陽不忘祖也書史亦繫於歷陽由其書也宋史亦不載

、馬名

絶地足不踏土　翻羽行越飛禽　奔霄夜行萬里　越影逐日而行　踰輝毛色炳耀　超光一形十影　騰霧乘雲而趨　挾翼身有肉翅並周穆王者　渠黃　維斯　驌驦　騨奚　翠麟　乘黃　飛黃　駃騠　騕褭　驊騮　綠耳　赤驥　白犧　踰輪　盜驪　山子並古良馬　追風　白兎　躡景　追電　飛翮　銅雀　長鳧並秦始皇者　浮雲　赤電　絶羣　逸驃　紫

燕 綠螭 龍子 麟駒 絕塵並漢文者 蒲梢 龍文

魚目 汗血並漢武者 的盧先主者 赤兔關漢壽者 飛兔亦古良馬

出衞衡傳 驚帆曹真者 皎雪驄 凝露驄 懸光驄 決波

騟 飛霞驃 騰霜白 發電赤 流星騧 翔麟

紫 奔虹 青騅 颯露紫乗平東都 特勒驃乗平金剛 拳毛

䯄乗平劉黑闥 白蹄馬乗平仁杲 如意騮唐德宗者 什伐赤乗平世充皆唐

太宗者 碧雲霞 照夜白已上明皇者 忽雷駁秦叔寶者 獅子驄

郭子儀者 玉逍遙宋仁宗者 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

香 百花輦天寶中大宛所進汗血者 自在將軍劉崇者 飛越峯 又

名撞倒山洪武間者

桃花

桃花有四種埤雅等書未載常桃粉紅色緋桃大紅碧桃白色每枝中時有一二朶六瓣白桃比碧桃花又小亦白色花止五瓣蓋諸花五瓣惟玉蕊花六瓣

香海棠

世謂海棠無香彭淵材五恨此其一也昨讀墨客揮犀彭淵材聞李丹辭昌州議者吐飯往詢棄之之故李驚問之彭曰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笑予嘗見草

木子云海棠惟昌州者香故號昌爲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予意昌乃蜀郡海棠稱最於蜀者恐謂是也然又見沈立海棠記謂其香清酷不言某地似有可疑及觀宋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章以海棠云清香逐處飄又云遊蜂逐遠去又王元之題錢塘海棠云江東移植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此又不特在昌州者乃如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不可一槩論之也

余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
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
竟不得其實非誦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羣
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
犬隨之至是餓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
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
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
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
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

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嗚呼據是則不惟牛果可以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爲主者古人豈欺人哉

·徐國寧

錢塘徐國寧原爲弟子員後罷事爲商生平雖留心詩畫亦未擅名臨終以一絕別故人似可取也詩云醉餘拂袖青山去海鶴孤雲事事閑聞道神仙能久壽不知幾許在人間

放翁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爲人所竊皆不加罪閩今揚州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遺俗也

劉草不汞

景泰間江西劉子欽田省元至會元遂有矜色學士解縉紳會間稱之曰今狀元夊必屬子矣劉遂不遜解因語人曰劉非遠大之器後果終於庶吉士子家有其親筆詩文亦未見其大過人耳弘治間山西車

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以為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之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無何車果卒觀此則人之相人亦易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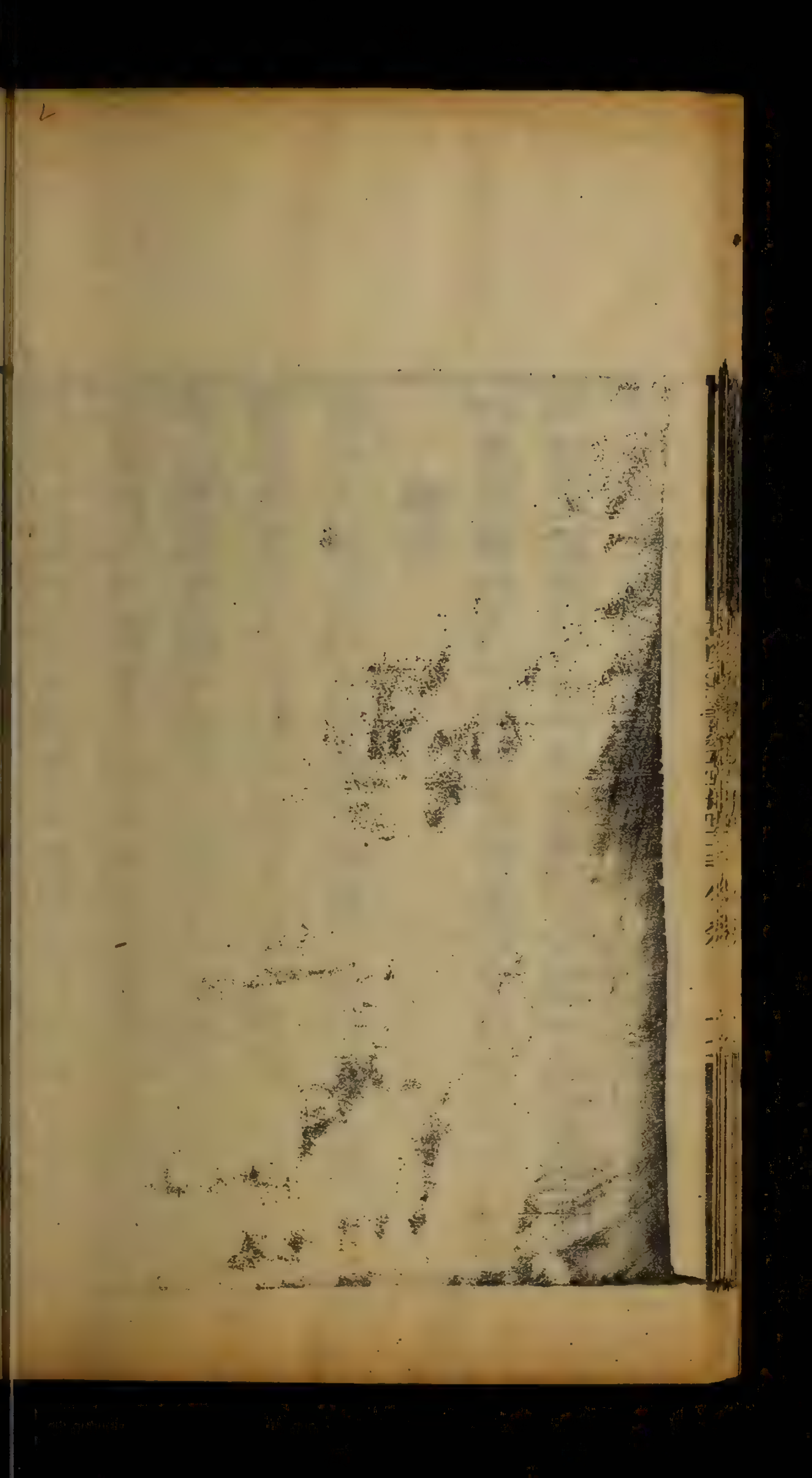
、鄺朱廉像

嘗聞天順間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副使有遺於時寄一紅絨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冤澤

物而以此汚我耶後楚益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朱裳沙河人嘉靖中爲浙布政私居不畜奴僕親操井臼布衣糲飯而已人以爲不可及也及多求任其苦節尤甚於子言動尚規守以廉謹是知二公之廉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換骨

物多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蝦蟹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後換也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提舉某宮觀

嘗疑宋之宰臣致政者多曰提舉某宮觀若李忠定提舉洞霄宮是也不知某宮觀何爲要提舉後讀石林燕語知宋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宮觀葢某宮觀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尚使御政其實無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之則傷

恩留之則玩政遂以天下宮觀之名而提舉

沈鳥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畫眉善叫能鬭徽客許以十金購之不與人莫不知也一早攜至西湖偶爾腹痛坐臥於堤不可歸有識人箍桶匠過焉沈即浼其歸以報之家人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箍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桶匠告於官桶匠不能受刑就招云得鳥貨人割頭棄之湖也然覓頭於湖久之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一日有漁人兄弟

搭頭來要賞求應莫辯因以成獄而桶匠秋决矣數年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驚疑而問其來歷主人曰此籠貨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而訪探某人某欺罔不服訟於官刑至就招問其頭置湖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既明漁人之頭何來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賞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為禍根云

滚出來

弘治間浙省提學副使西蜀吳伯通淳樸而能約天下推爲第一士子專取功夫時科場初學多不根作文爲其罷出者衆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論乃一滾出來且皆難於[illegible]辭而論又涉於性理然取者無幾而甚爲吳辱焉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鱉蛟龍滾出來聞者絕倒

李貞伯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化弘治間文章爵位天下爲[illegible]

一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厄於科場與情不慊而主試者多注意弇取或失或缺竟弗能中人皆知爲命也遂賫志而沒西涯絶嗣嘗聞好聲妓西涯罪之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秀才子囘見之卽續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爕理陰陽相公相公子以此足以占之不貴而夭折也豈有父書之下亦可反諷之邪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而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祿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不得已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曰飲數百盃未醉疑其有術私詢其僕并同行者云素不能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益信其天分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後復有藥解活子則以爲妄也昨讀周草窗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押不盧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以備不虞又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採花爲末置人飲食中即皆醉也據是則蒙汗藥非妄

岳墳檜樹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爲兩枝至梢全其生中格以木所以示裂奸檜以報岳之死也乃天順間杭州府同知馬偉爲之耳

高氏父子

仁和高讓字士謙善畫竹星卜醫藥俱精國初爲西湖書院長後爲杭州府學訓導再調吉安府受知者薦爲彰德佐考滿授翰林編修洪武三十一年卒子明爲上元敎諭靖難師至江遂挈家不知所終吾鄉

都御史李公昂題其畫如右云嗚呼父可謂才士子可謂忠臣今世不知也

插香蓋火

插線香於爐灰實難入灰疏易倒惟一二頭俱燃滅却一頭實其灰而插之庶易入不倒也圍爐而炭火烈時分開即滅不分又熾惟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氣不熖而四布矣雖皆小事亦自有法也

窰燒骰子及名

有官客築魏州城得舊燒骰子數斗詢之士夫莫識其故予意骰子陳思王所製子建當時正都於許恐後世之莫傳也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於溺人而自足傳遠也列子曰搏者射明瓊以中皮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明瓊六赤皆骰子古名

虎拜土神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即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

適在其地也意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或此之謂歟否則王姓者臥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祈雨

吾友吳惟可謹丁丑進士嘗與予言其祖宦遊某地時天旱守延一法師祈雨師曰今天久旱非入龍湫驅龍則不可得闔郡官人當拜俟於湫愼不可驚懼呼我名也守疑且信之師至湫所焚符躬下頂之乘龍而起遊泳湫面時雨如注諸官莫敢退久之守不待已呼其名令止則龍轟然擲法師於空中直逝而

下雨即止也法師身落如裂帛期年其子痛父不得其死焚符入湫以誅龍偶見父乃藍面衛一宮門間其子何來予以意告之父曰汝快行吾術不精罰至如此汝切勿習之又曰某處延一道士祈雨其術名月孛法用十五六歲女子共入密室雖線縫以紙封固守欲得雨之速任其所爲惟見黑雲密布雷聲隱隱雨則無之勢將移日矣守乃令入密開紙縫以瞰之則道士披髮仗劍足躡女子陰門而彼此口舌盡出勢已垂危時則霹靂一聲大雨如注道士起[illegible]

女子㸃省矣後有知此法者云當時無人開縫則道
士女八俱死於室嗚呼二子之術業未精一則致死
一則幸生世有恃術以强爲者夫豈能奪天之功耶
此郭景純尚亦不能逃於今午

義鴈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
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至於詩賦之咏亦或特憐其孤
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
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置於中亭明年有鴈自

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其一也又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爆烟被除不祥一鴈偶爲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頂數日亦墜而死觀此二事又真爲義鴈云

真臘二事

真臘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永嘉周達觀招諭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一一紀焉名曰真臘風土紀予讀而有取其二事乃

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因錄於左以見其異記曰人家失盜疑此人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待沸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是盜則手腐爛否則如故蠻夷人有術如此又兩家交訟曲直難辯則國宮之對有小石搭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則兩家親屬自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得瘡癤咳嗽發熱之証有理者畧無纖事謂之天獄蓋土神之靈如此觀此則盜必少而無訟矣又何必刑政以禁之哉

二形人

傳奇雜記每歲人有具男女二形者奸詐之徒往往欺人致訟子聞其事未見其人庠友蘇民詞取一妾下半月女形上半月則陰戶出陽勢矣然後知果有也昨讀玉歷通誌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

大書

正統間有神童能書大字起送至京朝廷戲與丈餘紅羅使直書一字童凝思久之鍾地以筆直豎如

長而後左側注以一點遂成卜字人皆駭焉天下傳之予嘗見叢談說宋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舉朝莫能答遂詔求善書大字者有僧請以沙布地為國字然後鈎臨在地張圖於上束氈爲筆蘸墨循肩循沙而行成則脫袈裟漬墨爲點因賜紫衣皆巧思也

二王驗夢

正德癸酉省試之年也吾友王蔭伯一槐元旦夜夢家僮攜三魚尾以進明發詢予解之予以三魚乃鮮字魚尾爲丙也必下科有鮮字者同第焉王笑曰義

如是深哉後果丙子年中而孰知廸拔乃鮮文卿也又王才伯艮俊初名艮未第五年前同舍有張鸞者夢一老人持試錄示之見已名十二王名八十一也且王名下多增一字不知何意後二年王因名有相同之嫌加一俊字第時果與張同榜而名次則相反也二君與予至厚事皆親知蔭伯豈因予言而遂神其夢邪才伯豈因以夢而特易以雙名耶事皆前定莫能逃耳若觀高季廸誌夢一篇則終身與謝立懿之歷官全出一定人可以外慕耶

鄭老遇仙

城南鄭老者家貧爲人鼓吹給喪事一日以事禱於城隍廟因假寐廡下恍惚中見執旗者入報曰呂洞賓來望也乃驚寤拭目待之頃間見一黄冠豐體長髯者飄飄然至神前而揖徘徊乃出鄭曳其裾懇以求度黄冠曰貧道無能偶遇神祠特入瞻仰何以度汝鄭曰先生非呂洞賓乎黄冠笑而頷之同行里許袖中出二果使食之鄭留其一復强食之乃前去鄭踉蹌而行覺非平日所遊者問於人則絕興矣于是

大驚喜渡江而回家人已毎三日矣後八十餘歲而
没

前輩之生

徐延之將誕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來訪既覺而生
延之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
父能五墨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
門是夕文進生而戴氏之畫遂擅天下張天錫亦以
禱於夫子廟而生後為一時才人此吾杭前輩之事
也

倭國物

古有戧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灑金有鏇鈒而無木鈒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有剔紅而無縹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東夷貢献傳而有也描金灑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與情熟言餂而得之灑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軟屏今圍屏也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守杭人遂能即古步障烏嘴木鈒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傳造焉

五色水

吾杭正統丙子秋猫兒橋河水五色旬日方解不一月其地陳綱中省元始知秀氣因人而呈也家有薄田在於地名官塘正德戊寅塘水亦有五色其長數十丈後竟無祥予意水底必有寶耳

、不食四足物

吳文徵明不食楊梅士人誚之自作詩以解嘲云天生我口慣食肉情緣却欠楊梅福予親戚家有僕自幼不食四足物者惟雞魚之類不忌焉不知而少食

之發熱數日遍身起紫斑不能存坐予未信迫之令食已而果然此固非徵明同也必然是病耳又予表姨終身不喫飯真爲可笑也

祭江

先君早年無子著心爲善暑則施茶粥於塗寒則施綿衣於貧者延醫捨藥三年埋遺骼二次一日憫溺江人召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作祭江科儀誦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冥衣遍薦九州亡魂當夜江東之人遙見燈影中若有人爲移燈

搬物之狀明早果西岸擲磴多移立於東岸沙地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拔之鬼遂作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攝物或夜半叫冤居民不可安生矣於是羣至家中訴擾復壇如前始獲寧寂無何先君遂罹囹圄之災兩月方出予嘗因此則知齋醮科儀鬼神攝名果有之也而不誠不備反受天譴亦豈誣邪

劉太師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

此見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隨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䘏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曾非其僥邪

壁虱

山西按察司去城不遠城外有中官之庄成化間看庄者每黄昏昧爽時見一物如小輪圓狀暮飛入城司獄司中晨則飛過庄山之後不知所向一日特蹤跡其處見山穴中壁虱盈穴可三五石意虱不能飛也且殺之以試遂以沸湯灌死晚則輪囷之物無矣始信其虱之飛入獄中以咀人日則潛形山中也予嘗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室中央水舂戴其足虱不能至矣然猶羣聚於梁以下之觀此則入獄之

事有之矣況物衆有神是亦可以飛也此予聞之本省鹽商史二者

書册

印板筆談以爲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柳玭訓序又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羣集皆有也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訛故宋時試策以爲井卦何以無彖正爲閩本落刻傳爲笑柄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

惜爲福建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爲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卽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構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書坊只爲省工本耳嗚呼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爲利而使古書不全爲斯文者寧不奏立一職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學官或當道於閩者深曉而懲之可也

總管部使

正德間杭人宋祥醉飽乘馬偶爾傾跌死後或赴箕

仙舛寧或負人身自言云在金總管部下言人禍福

時中也予嘗奚其性誕昨觀陸黃門私錄庚巳編有

張文保壯年暴死亦爲總管部使載靈異事甚悉因

憶宋亦暴沒是葢精氣未散遊魂往來偶值其總管

而遂附焉在今日必無矣故無聞焉

陳張飲食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極善飲酒朝廷知之一

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

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

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此眞可謂酒有別腸者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濃溢滿桶公尚未已也予以食豈亦有別腸耶此固富貴者必異於人如此飲食亦間世而一見者也

金氏鸚鵡

郁氏聞見錄載宋有秦吉了能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貨之主人告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

其人繫羈因不食死又匡山宋亡時有白鷴在籠見帝入水遂躑躅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予嘗疑此爲誕然吾姊夫畜鸚鵡一枚善曉人意客至未嘗不報也一日有客欲以高價易之主人將背鸚鵡注目聽久觸[illegible]死遽此則前二事不誣見物之有過人者歟

桃生

雲貴廣西有云桃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胷腹害人至死而後已

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爲雷州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想卽今之下蠱云耳虞衡志頗無而士宦常病之也故揭出之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燮嘉靖戊子兵備四川云川之梓都間有曹將軍家久舍一僊自稱宋狀元何魁或懸筆空書或箕頭樂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往往有出人處雖三司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蘇詩云魁

巖危俗慮觸景動幽思跡嬾眞如夢繁華易過時鶯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有琴書趣閑庭晝覺遲又如和宿蘋藁詩云春逗疎簾醉午風客懷吟思幾叢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中日月東西成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何媿靑山飲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僉憲自幼無父欲求其父像於僊僊曰待予採去明日畫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僊禱事有驗鄉人遂爲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

者不拘多少置卷于廟過日則墨遍還之也自稱爲洞賓號天民人欲其顯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至常見贈老年得子者詩云蚤羨孤梅得遇春暖風淺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點破紅蕉露十分似亦可取且二仙俱不道人禍福是以能久而動人也予意何者烏有之意也而魁賓鬼之精也其曰天民者葢亦妄誕自擬無名公之意耳其爲靈鬼無疑過一二十年氣必散之近又聞有北人符祝請神至人家設素幔於中堂神至與人可以言答飲食如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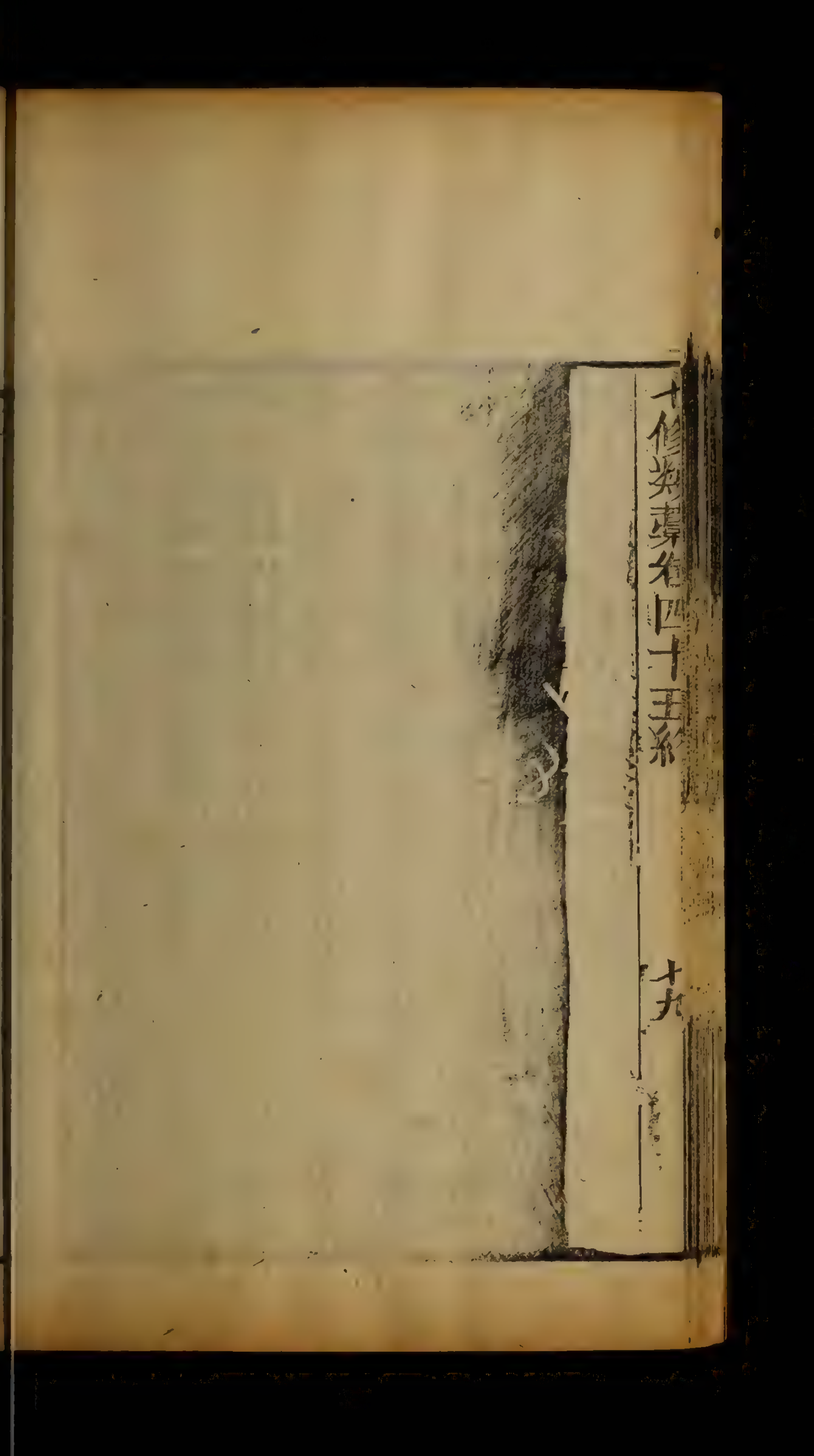
衆皆見之但不見其面耳言語甚高已往事無不知之尤爲可駭者嗚呼陽明旺盛之世而有此等亦不當也

剛卯

漢有剛卯正月作而佩之按說文曰㱾音開𢿌大剛卯以逐精鬼者據此則如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按野客叢書曰剛者强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兼而論之乃欲尊王而辟邪爾故王莽傳曰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據此是欲滅漢之

意其制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其一面曰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四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役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役剛癉莫我敢當余嘗得一玉嚴卯然大小及文頗如晉說但疾日作

痠曰夔化作夔龍璽及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俗書也意者服乃漢人而所說與物不類何也思許叔重曰大剛卯則知有小者也甚嚴所言特為大者乃前漢之物其文之異或當時有省文者爾不然何後漢輿服志所說却與予所得者相脗合耶是晉之所註乃後漢之物予之所有小者也嚴非亦剛之意耶嗚呼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註者故各有異后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羊溝鷄宗

中華古今註謂羊喜觝觸垣墻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子以今人暗者爲陰溝則明者爲陽溝矣明白簡易不知中華子何以云此也或者古自如是耳雲南土産地蕈誌書本菌子也而方言謂之鷄宗以其同鷄烹食至美之故予問之土人云生處蟻聚叢之葢

以味香甜也子意當作蟻從非鴉宗明矣

伯顏兀朮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從嶺島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又兀朮殺卒而妻其妻朮有匕首極利臥則枕之婦取將刺朮朮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朮默然爲別求夫遣去嗚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人之所以著名亦有是善

優鉢羅花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爲幻言也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名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栢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柳獨脚蓮名觀音蓮薏苡子爲菩提子大林檎爲蘋婆果金蓮花爲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昨讀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于天山之南

其狀異于衆草勢龍從如冠弁凝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莍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娟景其歌云白山南溪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恥與衆草之爲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爲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于君王

、事合昨夢錄

宋康譽之撰昨夢錄皆一時奇實之事內一云宣政間

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于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過出世老人頗相欵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伏約入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

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鷄爲黍意極歡語楊曰速來
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
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
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者不來也觀子神氣
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
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
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
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久有珍縠珠璣
衆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殊不闕惟計

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叉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共入穴自是聲問不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慇

懃且曰子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與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右夢錄之言也正德初友人馬二遊淞江遇方士盤桓日久士曰予終南山人山內自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是非爾我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俱備獨乏者鹽耳山西南有一洞四川境也水濔難進欲入者必飛

石於洞頂上有人問其由可則閘水使進也山中有
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灾祥曰今朝廷有事令我輩十
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予心亦善去彼至樂且壽
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會賣藥徐
翁與人談論如醉癡者但云人要在好處安身又云
天下名山大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尚在終南山也據
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
况宋公之死所傳不一行狀與蔬圃雜記云端坐死
於夔府葬蓮花池山下寺溪長語云縊死茂州一寺

傳聞一夕爲水洗去又今有塚在成都陽明智術高天下昨聞雷郎中某在　地親遇陽明當時佯死不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今觀昨夢錄又符於二人特錄以傳好事者

太素脈

弘治間妻外祖仲知縣彥輝病於四川宜賓縣醫有善太素脈者胗公曰壽且八十時一鄉官在座亦求胗之頁久曰明年正月壓此月休矣已皆如言

四兒

台州臨海縣有陳某者繼娶林氏性頗妬忽前室夢
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益前
室之媵而四兒則林所出也既產果男林竟淹死之
未踰月四兒左目得奇疾目就朧腫下蔽其面即莊
生所謂贅疣也一日前室之兄過問兒疾林語其夢
兒曰恐兒之爲祟也試發土觀之葬且五閱月肌色
如生時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改瘞之又修浮屠法
以禳之後四兒竟以此疾殞衆以爲果報也有老儒
南郭子著文以揄妬忌者四兒豈能爲祟前室又豈

能伸於冥漠哉蓋聲和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和至
聲沴形沴而氣沴則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
僂佛何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靡有不沴者
矣天地之沴抱應響答如此不亦可畏哉近世名公
大賢多是之子以爲非見之爲祟是也而曰天地之
沴抱應響答如此可畏是亦有報應也夫天地之大
報答如此之速則負寃一念者寧又無所報耶一蝶
之掩正在見目又非其證耶非也林氏之夢周禮所
謂根於因想意着奴之娠或男必不利於四兒由其

有此心也遂有此夢不然前室自宜愛護春奴安反報夢於林耶報於林亦宜愛護四兒矣豈有神於彼而不神於此耶初生之孩有何知覺特因一礫遂果以爲祟也是知礫之掩目也目之贅疣也屍不朽而見竟死也皆世之所有偶相值耳或欲警諸妬者不若必言其報庶幾愚民反有所信而戒也否則不必言故曰聖人不語怪

杭技者

杭天順間褚堂有葉姓者左臂病瘋貨酒善奕棋高

者下者俱可與之對局而局終則棊必勝也四方能棊之士過杭尋與之奕終無一人能過者世稱棊折手嘉靖間又有陸姓多鬚者善雙陸與人賭錢有必勝之事杭人無敢與之對局因挾技遊四方歸家則囊有數百金矣世號陸鬍子有沈姓者善爲四方之音雖釋道諸行鴃舌之巧皆能言之凡遇别省郡客隨入其聲人莫知其爲杭人也身頗長大時號沈長子然一藝言語之末亦至精而入神杭之多才如此不可泯也不書其名者爲其胥人鰥子耳

牡丹興衰

每見人言牡丹能興衰人家予未之信後予姪家有紫色一本先兄謝世而花遂不開十五年後發蕊數十家人甚喜將爲燕賞正開爲鎮守太監取焉豈非爲渠榮耶友人王員外家二株甚盛每歳花有百朶王死之日正當開際蕊雖有而皆笑散不花據是非花之能興衰人因人之興衰而花則有神焉此故謂之花王也歐陽叙其品曰地反物爲妖信矣哉

祟明賊

太倉之崇明縣負江阻海地俱沙塲土豪世業私鹽避罪不逞之徒又業居之販鬻於蘇松常鎮四府獲利甚厚捕官莫敢誰何嘉靖己亥九月兵備憲副王肅菴召集漁舟并軍民人船統以捕官凡賊之可通舟楫處咸分布焉欲困之也又使知州萬敏曉諭招集務得賊首秦璠黃艮沈惟良等數人盡擣其巢而後已閱三月巡江胡御史以兵久遣散賊謂船不可守入不堪聚益張其勢而橫出也明年四月兵備再舉比前督理尤嚴委州判石魄總任其事蓋石原籍

平樂與猺獞爲隣日事刀弩視賊蔑如也至六月石
閭文委備倭李都司欲建功遂不俟李至開舟自抵
賊巢時賊出刼惟遺守巢者數百畏懼寂然石以爲
計也勿許登岸既而羣賊畢集潮迅風烈舟爲衝激
附岸賊出蘆葦誘兵上岸賊遂順風縱火我舟惟本
地漁船得脫餘焚溺殆盡而器械俱爲賊取也死者
無算焉賊既勝遂朱耆僞檄遍揭都城江淮奪運舟
刼府庫肆無忌憚言者遂聞朝廷因勅南都守備提
解失事人員復勅都指揮湯欽束總三省軍以勦之

王兵備則戴罪殺賊於是撫操諸公召義勇鑄兵器日夜整頓除四府邊江知縣住防餘悉領兵戰守每府備銀穀各一萬餘又借役民間者數萬湯至一月惟遣人招降之賊初懼漸則倨末隨遣人以抄刼煙火追於州城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又半月撫操促其出師則沈茜乘間來降賊追之乘勝直抵河口與我師相去無幾明日我師先發賊遂薄之湯則將游兵數十舫環而射之賊不支將入於海潮阻而不能進我師追及圍之數重砲石齊發頃刻殲賊於海不

溺者馘其首一百三十又二旬勒其巢得賊百七十
餘惟黃良親黨數十人逸海去是役也閩萬知州前以
往諭三日沈惟良以降約為內應羣賊自疑戰多不
力天復助潮以阻故一鼓而殲之否則積巳日久城
得為計處島為巢積穀為本兵至則逸於海解中則
復肆刼根蟠連絡寧無遺患之理耶且湯之不進猶
王之羈守遣人招降亦猶胡之解兵石為禦之不當
巳致賊之蔓延今復示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
承平日久人不堪戰不知此誠潢池赤子之盜數千

之衆何足致年半之久費三省之兵力哉雖然亦數也已亥五月太倉颶風大作水湧數丈屋木俱飛明年八月有大蟒死於賊巢豈非上天先示地方之擾亂而後見賊之終於死耶

鴆鳥

鴆毒鳥也鵰形大如鶚毛紫綠色頸長七八寸雄名運日雌名陰諧范成大曰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亦曰如鵰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惟食毒蛇并橡實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

作法有填石礫啄蛇食山有鴆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人以銀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以之瀝酒飲人卽死也所謂鴆酒今以爲鶴頂紅毛非也矢集于石石亦裂爾雅翼曰矢石卽變爲雄黃今諸書云雄黃治蛇毒有由然也

徽欽被擄畧

宋徽欽北擄事迹刊本則有宣和遺事抄本則有竊憤錄二書較之大事皆同惟虜人侮慢之辭醜汚之事則竊憤有之也至于彼地之險彼國之事風俗之

異府序之乖則宣和轍錄爲少矣二書皆無著書人名且遺事雖以宣和爲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則被擄之事首起如小說院本之流是蓋當時之人著者也錄則竊遺事之下集造飾其所多之事必宣政間遭辱之徒以發其胸中不逞之氣而爲之是不足觀也觀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多造飾之言可知矣故齊東野語辨南燼紀聞之事爲無有予意竊嫌或即紀聞後人讀之而憤之故易此名也觀周草窗歷辨之言阿討替之事似與相同攷予持洛

宋家大事錄于左方使人瞬目可知其槩餘不必觀也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二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粘罕元帥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彼營議和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彼營十七日帝還宮三月初三日再幸彼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至彼初四日至十五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十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

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番奴以男女呼帝十七日金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十八日上皇及帝二后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十三日入懷州二十四日至信安縣二十六日至徐州二十七日至泉鎮四月一日過真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見金主六月二日朱后死方二十六歲十三日至安肅聽候六月末移居雲州紹興二年鄭后崩年四十七歲二帝移居五國城紹興四年金主死孫完顏亶即位五年移居西均從州六年上皇崩于均州年五

六歲是年又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金人僞齊劉豫召少帝于源昌本年十月九日少帝復至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鵜鶘府十三年賜帝居燕京之寺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后自即位紹興十五年徙少帝出城東再玉觀二十年復徙少帝入城四于左院二十二年春帝崩乃爲彼奴射死馬足之下年六十歲

雀餳醴泉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于墳庄子弟喜

而弁告鎬味之憮然不樂于弟詢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餳(糖同)也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八喪嘗讀宋三朝國史符瑞志載咸平以來無歲無之至宋徽宗時尤甚予意甘露至和之氣所感結者仁宗英宗時固可召焉而徽宗之際君身政事乖戾至矣有何所感而然未得其旨又嘗讀唐書獨孤及傳甘露降于庭不久及卒今觀杜鎬之言世間多雀餳也若徽宗獨孤及者是也雀餳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貝如松脂嚌之膠舌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

味爲之百般皆爽也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
飲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
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部殿
前穿井得甘泉止謂之甘泉耳

人物有數

正統中土木之難有軍人佯死於亂屍中得回後又
陣死於豆腐閘上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既敗爲
抄有妾攜幼女匿民間長乃絕色權勢爭取因鑿前
事不與後嫁李白洲之子豈知李復坐宸濠之黨而

此婦復發教坊司承樂間抄沒吾杭倘書方賓斥賣其産一爐爲于肅愍家所得不意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内監曹吉祥家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莫敢取也嘉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勛而掌北鎮撫事取之不久亦抄嗚呼此萬物莫逃乎數也

●未見得喫茶

種芝麻必夫婦同下其種收時倍多否則結稀而不實也故俗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蓋以僧無婦耳種

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
之喫茶又聘以茶為禮者見其從一之義二稱皆諺
亦有義存焉耳

張士誠

國初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偽者似小有間
衆皆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十九年
降元則每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及敗悔不順毋而
降語妻劉氏等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妻曰自有處
乃驅婦女上齊雲樓令養子辰寶舉火焚之自則經

而未死爲李伯昇潘元紹昇入舟但閉目不語至南京自縊死吁兄弟妻孥俱不受辱較李亶光之柔懦則過矣故耕餘錄載有弔詩毋墳在盤門至今稱爲娘娘墳

趙三舍

正統初俠客趙三舍寓杭自詭以故宋王孫嘗出譜牒示人眞舊物也臬藩卿相與之周旋而於銀工高氏家尤密一日忽聚惡少并家人花面持鎗夜半刼之合寨鬨不于其家而于其鄰無得而罔次日乃自

往慰之俄有捧麵而過者誤墮於地其人咨嗟而去
是夜復造焉蓋墮麵者其爲識也傾囊而去明日趙
復往爲之鬪於官仍攜酒慰之久之不能獲篤索益
急邏者柴何最號狡黠夜伏於城陰樹上有盜牛者
過其下擒之賊曰我卽爹衣中之蚤耳今有大盜懸
賞以求之反不能捕耶何佯作不知賊曰盜高氏者
趙三舍也此人剽掠江湖有日矣何不信詗之賊曰
彼嘗約我懼吾妻曰汝私竊百金不過杖刺今若此
雖染指首領不保矣是以不往何喜而縱之明日尚

猶豫蓋其家在褚堂頗嚴邃乃簡黠悍者飾爲騶僧戒之汝輩往謾索錢彼家人必怒誘之出門則成擒矣仍使人要於路已而果然時孫原貞爲方伯趙猶肩輿往見詭辨自解孫叱吏縛之收其贓所謂譜牒者亦他日所掠遂正其罪高氏自此替矣

古人珮笏

笏囊起自張九齡因體弱使人持之不便進笏於囊予讀說文曰笏古以爲珮又淮南子道應訓曰解其劒而帶之笏以古亦有之矣

趙千里畫

嘗得趙千里畫便面帝后步入宮殿一人牽鹿二人函進珊瑚樹意此宋德壽宮慶壽圖也一小說中伶官進詞云玉帝來朝玉帝嫦娥捧獻嫦娥珊瑚者山呼也寓嵩祝意耳

白丸子

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貴之以其水異也本草序例云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有效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齊州半夏

華州細辛則白丸子不獨水異半夏亦別也

古器木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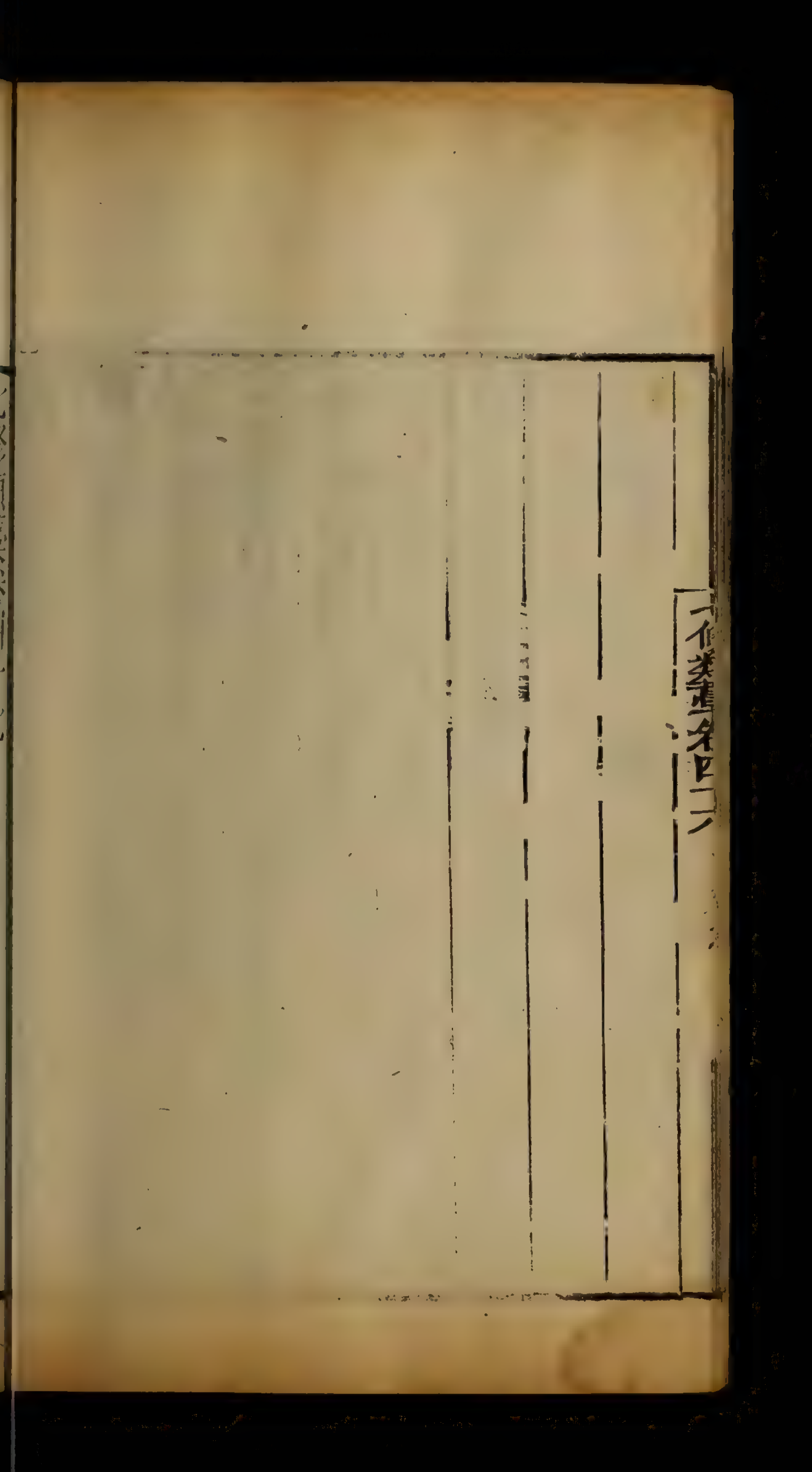
莊子曰純樸不殘孰爲犧罇則古人亦有以木爲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脤於社註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今淞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蠣殼也其上畫饕餮人物之形猶存蜃器葢蠣殼也

見美忘怒

晉桓溫娶妾甚都嘗貯齋中妻妬聞而率婢持刀往害之妾正梳粧見其髮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

抱曰我見尚憐惜何况老奴㕑李百藥夜入楊素內
室被素併妾執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玉色遂愛之
曰汝能詩當免百藥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
丈夫執姦怒發難遏不俟溫妻與素之勢力者也今
見其美而反爲之喜焉色之移人爲何如噫

七修類藳卷四十六終



卷四十八

七修類藁卷四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玉華山樵

金華府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磐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畫詩畫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予嘗見

其歌及稱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太宗既御隱其名於深山觀其時在永樂終身披麻號曰性天然大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難必其是否觀其詩可哀也因述其事錄歌於藁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掉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住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已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偽君寫

此轉淒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玉華山樵

九仙靈夢

先達朱士容海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其妻有娠求夢於九里湖夢一吏持文冊上堂則曰此舊科舉案也開板視之惟一魁字詳夢者皆以必生男子後當中魁已而果生男遂名魁見殆弱冠日記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將危自曰魁字二十鬼吾其休矣不數日果死子義姪蘷求終身事得二句詩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子謂此貧賤耳

今果然湖仙盧異最多此特知之眞者

、馮提學扇詩

弘治間姚江董學憲副馮公蘭有同年嘉禾侍郎屠某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許奏事曰東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予官尚未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贏屠遂默然此亦善諷歟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三亡之墓在湖州德清縣界於錢塘子嘗親至其地碑蓋零落墓必發掘一庵一甎乃香火院也其道路橋匡門壁柱礎皆巨石所成觀其規模亦大矣欲其爲百世計耳聞國初蘇州有尚書楊翥乃其子孫而成化間有僞爲尚書之裔來認者爲士民沈昌題詩於館結有慇懃寄與賢公子曾見崇韜拜子儀之句遂去不復再至近於里入楊氏家見有高宗與王之札十有九孝宗者十有二與其子樞密者又八焉辭多軍旅之事間有問疾賜藥者其石

刻誠有飛躍之狀難得之筆也墨跡恐其贗本又有碑文譜像自云王之子孫聞亦僞倘書之類歟

墨

後漢李尤墨硯銘云書契既造硯墨乃陳則是有書契即有墨矣予恐特有其名或煤炭之類耳不然何不見之於書史至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喩糜墨二枚似方有墨也至於五代則專工而精緻矣蓋後粱南唐前後二蜀其主俱好文事各地置筆墨紙務之官故粱有張遇唐有李廷珪父子蜀有李仲宣等若

名當時傳流後世形製多圓而面則或龍或盤絲者
迨宋之潘谷陳惟達所造亦不減諸人也世止知有
李廷珪者由其少游有廷珪之墨潘谷拜之而顯耳
今徽州出墨亦由廷珪家歙既已顯著地遂同業焉

天竺觀音

杭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前澗有
光視之得奇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刻觀
音大士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談以像為兀术取置
燕之玉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志云匿井恐墨談所

者多眞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眞身亦爲取置北京慶壽寺爲聖容殿可知矣其廣大靈感之號皆宋世所加因其靈異累朝所賜士民樂施龍章鳳輦珠貝金玉設硃紅一小殿厨以貯予幼時曾見大珠數顆珊瑚樹大小二株玻瓈瓶盞各一珞冠一頂聞舊尚有玉觀音玉鐘諸異寶乃成化間爲奸人王臣取去今併所見者亦無矣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墳陵有數

承天府獻皇陵寢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

墓今俗呼其地為天子岡夫荆郢自春秋楚莊稱霸以來代有竊據者然而未嘗埋玉我朝曾封郢王及府而甍今則終於獻皇而生今上豈非其數耶杭南山御阜親墳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後山壁有溫公篆易家人卦於上遒勁可觀寺前通衢地名太子灣也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歷世殆五百餘年豈知毀於嘉靖庚子然而家人利女貞五爻聘納后妃之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塚又非其數也耶

楊塤

天順間有楊塤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眞描寫之不如愈久愈鮮也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絕少人惟知其絕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嘗得進言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捃摭袁之數事奏之遂拿袁彬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塤憤然曰朝廷設科道欲其理冤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達幷擒楊下獄

且逼其供爲李閣老所嗾楊懼考死于獄乃誣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廷鞫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上會衆邀李出閣於午門前聽對楊既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是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於上袁得從輕楊亦免下獄矣嗚呼此與張說之證元忠不殊說何人哉損何人哉覩當時科道何如哉是可以一藝胥目哉此可見古人之一藝成名者亦由

聰明人品之所致豈遊時工作者同哉

、明天淵、

元明濬字天淵朔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鬚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見忘而鬚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爲僧否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明雉尾座中紅帯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

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輒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筯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今有蒲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也惜元史不收

王天碧

仁和王天碧澄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吏名於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焉擬授處州府架閣庫役

旣遠而冷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馬一絶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血勞不知天廐外誰是九方皐書府門衆恩間府主見而問焉衆曰小吏王某筆也召而詢曰汝曾爲弟子員耶對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霽南山正坐衙瑩然相對兩無瑕瑞光曉布三千里和氣春生百萬家未可擁爐傾竹葉且須呵筆咏梅花豐年有象皆侯德五袴歌謠偏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弟而館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於館見課衙有對曰

三箇半錘鍾半酒。一邊雙陸陸雙星。又曰嫩竹似村姑遇節略施輕粉。殘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因擊節嘆曰有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幸名聞士夫逮役滿歸杭杭邏使聞而請代文移視太守尤敬之自以出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士往來於湖山惜不及下壽而終有糞藜集傳世子一槐今爲員外郎

鄒頤庵

宗伯鄒頤庵幹餘杭人在姫時父爲春坊庶子英宗

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也上問廷臣唯幹父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頤庵也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前職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給俸二石輿夫四人所居置東西二院以貯歌舞日爲樂焉自懸弧以至易簀始終禄養亦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宋后道服

宋高宗之母韋后今仁和學生員韋朝恩乃其裔也

有諸像於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顏衣冠乃道人者也

上有國忌二行韋門之祖先云后北歸至臨平因問

何不見大小眼將軍入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

家故終身於宮道服也又云今臯亭山神道路乃后

之墓處予考史則云攢之永佑陵之西意此神道路

或家廟耳度宗后全氏廣顙鳳眼雙眉入鬢然所衣

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

亡變姓據蘇以祖父云此像乃后久北時手寫以遺

族者予考史后入燕爲尼於正智寺而終則道服正

宜弟行時何即晝此此必後傳之者也

琢齋先生言行畧

琢齋先生姓李氏諱璧字白夫廣西武緣人也弘治辛酉舉鄉薦壬戌以一榜署教浙之蘭谿正德丙寅起復補署仁和之教歷癸酉九載考績天曹以其才能授四川劍州知州嘉靖甲午陞南京戶部員外郎及任而卒焉嗚呼先生之在仁和最久瑛得其教之深而知其學行也今讀當世大賢之文稱先生者又不少惜伏草莽不能盡知先生而任之改叙獲先生

之狀銘風聞子孫微矣謹以所知者述之于彙證諸
名公之言俟知其悉而有力者傳焉嗚呼昔歐陽公
之作五代史閔負才立義之士沉淪下位恐致泯沒
遂爲一行傳以傳之近代名臣言行錄布衣之士紀
爲一例先生位已郎官學有成書政有成績世有名
言不傳于史可乎因爲言行畧
先生貌古心易學博行謹嘗以已心爲嚴師有古人
置黑白子之事謂古禮不知如不學也窮心于三禮
之經謂古樂不知如無耳也特詣太常以求禮器謂

天文不知如不識字也特拜靈臺郎以學之以學宮石經載之志而古所遺也則諄囑當道甘心受責以冠射之禮久廢士難成德則勉諭生徒時以習之以禮鐘鑄并其制則改作以復古音以門生貧不可學學舍敝不可講則皆出巳財以資之葺之至于闢學正路構亭積書刊科貢之榜立題名之石釋奠有議諸鼓有銘雖皆公餘細事罔非克慎厥職無愧于師之道

先生好學能文[illegible]士林皆愛重之見韋尚書[illegible]李

薰漸德化靡不心醉而悅服見陳府尹艮器懷思十咏圖序

、鳥詞兆元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陽旻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戊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凡二日乃去衆以此殆文明之兆歟東崖為詩慶之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上正相宜定應覽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

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明年下第春官癸卯冬杭西域人瑣懋堅以謁金門詞餞之云入艤着畫船馬披上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酉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師應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甲辰廷對果魁天下一鳥一詞豈非先兆歟

宋朝試錄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數各朝不同載於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而禮部所取第

氏家乘序

端重不苟詭隨徧交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是程者舍白夫吾誰與歸（見張布政吉李氏家譜序）

先生敏而好古嘗病鄉射儀節未備又以詩有燕亭通用之樂而無聲譜爰自考定皆有成書可誦此非俗學之士所可爲者（見邵尚書寶李府君碣）

孝哉先生敬其親及其所樹況其親乎夫然後可謂之子夫然後可謂之人（見湛尚書若水敬止圖記）

白夫孝親悌兄極其純篤自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

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者言劒州民戴太守如父母路遺馬策人不敢拾然此亦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邇伊洛道存明誠見呂大卿楠李氏家廟記

先生之爲人身小而量洪年少而學富貌質而心腴禮恭而氣直言溫而行方善下君子善處小人故君子愛而敬之小人亦不得以非禮加之見鄭通判瓘登雲別意序

先生冠服之樸容止之莊言議之確坐久而神益定類古有道之士見都少卿穆送知劒州序

先生天分甚高篤厚而好古遇事確有定見講下士

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越衆抗聲自陳必得升等若奚春卿歐陽公是也今節錄南宋二次殿試於左餘可槩想也北宋料不大遠進士凡五甲每甲名數不同大畧第一甲少也文公之科共三百三十八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日十八十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爲三塲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試經義論策爲三塲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十八日赴宴二十六日各賜錢一

千七伯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敘同年謁廟反至初五日也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及第六月一日期集所賜錢七日謝闕十三謁廟二十九日賜宴與詩七月一日再賜小錄錢如前四日拜黃甲敘同年又在禮部也籍貫之下多添里分外氏小名小字并科舉幾次則同也錄存紹興戊辰寶祐丙辰二科者豈非以其有朱晦菴文文山之故歟

△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蠏黃解漆物相呈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

嘗讀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巳經驗者錄之于左以

俟欲爲其事者之便也雞頭煮者以防風水浸之經

月不壞生者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年

鸕鷀之膏塗刀永不銹杉木炭畫路則蟻蟻不敢過

矣鹽酒蠏每一器十隻用皂莢半挺置中則經歲不

壞好鹽中用皂莢子中雖籮籠盛之無滷矣衣帛爲

漆所汚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却以少水溶開

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即如米泔

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末糝于上隔紙用火熨斗血則用蘿蔔嚼細旋擦卽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處過時色不變而肉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鎊爲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碾卽爲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擂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兎絲子撚紙條數枚實其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後投于水內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搗**白**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着力入臼茯苓

三五片同碾則即時爲末衣服梅黦點花處用梅樹
老葉同擦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
明日水草一洗即新矣好香油浸生鱗魚雖盛暑中
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煮酒
脚塗竈壁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箍定
置于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瀝清末糝
于縫處令其融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
矣近用鹽生補亦妙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冰
雪水浸諸般青瓜果可久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

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罨。油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隨一味搗爛揉少時水洗則去。垢膩者用蒼蓬灰或蘿蔔豆稭灰汁洗即去。喂鷄鴨以土硫黄研細拌食即肥。鷄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下卵不抱矣肥皂淹鐵索過時可斷。荸薺淹銅過夜即爛。用染坊淋退灰曬乾埋藏黄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罐子裝揀好完橄欖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葉揉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以艾葉投燕巢不復來。猫不可過揚子金山過

不捕鼠矣蛤鳴聒耳以芝麻稭磨碎順風撒去則禁△駝糞烟可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擂鼓于下則盡落△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之必碎蘆席蓋磚經露必有痕△珠子不宜近鐵器棺木尸氣故婦人帶以弔喪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驢乾荸薺爲末炒猪腸不宜蓋鍋熟時少烹白酒脆美有味

三元先兆

弘治庚戌科南直隸錢福狀元靳貴探花榜眼則廣東劉存業也殿試未揭曉時靳以明瓊子卜骰六枚禱

于神前明早欲擲以決先後劉曰適錢與謙至亦欲與擲明瓊蕲不得已告以昨故錢喜曰當與子賭也下擲則錢乃六紅蕲乃六綠二人皆喜後錢果中狀元蕲爲探花而劉則嘗有夢無福中狀元有福中榜服是歲應之

眞如猫

杭州城東眞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猫曰久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于猫回時擊門呼其猫猫乃含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

其僧永不應之此亦甚異也

三福建

韓世忠揚子江戰兀朮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土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矣德祐降表無人肯任閩人劉褎然爲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于措筆也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别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乖乎不憐宋而甘心于元事誠可惡特亦偶然皆閩人也

萬安劉氏

昔蘇子作三槐堂記以忠貞積德而子孫世享其爵自以所聞所見而考之審矣予于萬安劉氏亦然也劉自永樂來有諱廣衡者爲刑部尚書子成化初子喬弘治間爲湖廣布政孫玉嘉靖間爲刑部侍郎元孫唐巖公今任浙之布政末支也皆以進士至二品一榜蔭職腰黃者不計焉然而起自有司者則民爲之建生祠刻木石功德爲之足紀也見歸安輝縣誌興府出臺院者則力爲之劾權奸揮逆藩死生爲之不計也見劾

劉瑾之疏赴安慶之變至於文章德義種種莫述自一事而言

尚書公一語而活鄧茂七之非黨數千侍郎公兩督

學政成就人材至今稱焉此亦傳之人而載之志矣

嗚呼常情論之祿及四代世已少矣俱爲大臣俱登

俎豆尤其少者也至于莅政之所子孫過其地而感

德之民之孫子尚爾迎迓非德澤入人之深何能若

是哉嗚呼天道至幽而難感劉氏之志行有孚焉則

報之世祿之遠如彼矣人心至險而難孚劉氏之德

澤有加焉則報之愛戴之久又如此天人交感之道

何如哉噫予嘗聞共事矣得見其籍矣因亦有感焉

筆之以爲世勸

七修類藁卷四十七終

